

诗魂千古 汨江风骚

吴抄金

我觉得,汨罗江水系和修水水系最应该感谢黄龙山。

黄龙山东西绵亘百里,头尾牵着吴楚大地,宛如一条巨龙,在龙王峰高傲地昂起了巨头,巨头朝东一扬,就泻流出一条修水河,汇入鄱阳湖;往西一张,就吞吐成了汨罗江,浩浩汤汤,汇入洞庭湖。黄龙山成为汨水与修水的自然分水岭,是名副其实的“黄龙分水”。一山连两湖,可能也就此一家。

到黄龙山之前,我以为汨罗江水是要一路向西的,没想到溪水从黄龙山流下后,却七转八弯,奔向东南,进驻了修水。汨水就像大自然的一条灵蛇,在源头成流后,游向她要去的地方。从黄龙山流下来后,在汨水缓缓而行的地方,有了平坦的田野、庄园。

突然,我看到在前面茶花盛开的地方,出现了一阵隐隐的骚动。原来是当地的一个婴儿正在“抓周”。只见婴儿的面前摆好了弓、矢、纸、笔等器物。在家人紧张的观望中,婴儿快速地抓起了一只毛笔,握在手中呵呵稚笑。

修水百姓历来就有读书祖训与“抓周”的习俗。我仿佛看到了公元1045年的一天,也有个小男孩抓到了一支毛笔。小男孩的父亲非常开心,曾向家人严肃训诫道:“读书乃吾家诚身之本。从十世祖中进士至今,代代均有读书人在朝廷供职。今绳权喜抓毛笔,实乃幸事。吾辈必承祖训,效法祖宗,岁延名宿,教其读书。务期典籍精通,文章晓畅,敦励行谊,以成大器,报效家国。”

绳权,黄庭坚!我心头一颤,汨水流至修水,莫非就是为了迎接山谷先生!双井村仅大宋一朝就有四十八位进士,他们身后,则满是江西诗

派的信众与门徒。

我想,汨水进修,必定不完全是为了迎接山谷先生。高山流水行到这里,经常看到学生读书、经常听到先生讲学则是不争的事实。汨水从源头开始,其实就像我所遇见的那位婴儿,在人生的第一步,就抓毛笔,浸润蓝墨水。

所以,令人朝拜汨水,万不可忘了到修水,去看看黄庭坚,去感受汨水源头的墨韵青蓝。

二

水流千转,顺江而行,汨水从江西修水流进湖南平江的地方也很特别,叫作“龙门”。

许是相承了修水人读书的热忱,汨水从龙门进入平江后,真似感染了书卷气般,变得异常清幽宁静。汨水从平江至洞庭湖,两岸杨柳依依,水面江平如镜。古时上吨的船只可以畅通无阻。

老百姓在汨水两岸积极建设私塾学校,兴办学堂,为的就是两岸孩子能多读点书,肚子里能增加点墨水。读书成了汨水两岸由来已久的社会时尚。原本,蜗居方寸地,读读书也就够了;原本,吟诗作赋,挥毫泼墨,出口成章也就诗趣了;原本,通过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也就追梦圆梦了。

我没有想到:在龙门之上,这里的先生可以许下“四不讲”的承诺,这里的读书人能够成为一派宗师,这里的一个村可以同一时期中出四十八位大宋进士。

我更没有想到:会有年迈的外地诗人来到这里。不骑马,不佩剑,一把桨,一条船,溯江而行。船上备有一应的家具,还有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他的子女。

虽然长期颠沛流离,可诗人的日子依然有滋有味。因为确实没钱,诗人的夫人便在纸上画棋盘棋子陪他下棋,儿子把绣花针敲作钓钩陪他钓鱼。当天气晴好,诗人身体许可,还可以与

夫人划划船,看儿子们在水里游游泳。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就这样,一条小小的船,成为了诗人的“房车”,撑起了一个流动的家。

这个人,就是唐朝诗圣杜甫。诗人最终没能回去,他饱蘸墨水,写出“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诗句,便搁笔长逝。他把自己的家永久地安在了平江安定。

我去安定镇小田村天井湖杜甫墓祠膜拜诗人时,看到墓祠里满是诗人的信众。一群日本友人,正虔诚地站在杜甫的墓前行跪拜大礼。

有人说:诗人是为了访友而至;又有人说:诗人身体不好,是为了寻药而来。山谷先生却为诗人题画像曰:“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诗人是为了天下的“安定”而来。我们无法不信,因为他真的出现了。

从杜甫祠往南,有一条芦溪河。当地民间有云:“芦洞有个九只湾,洞下有个铁马山,九只狮子下城关,饱饮溪水不出关,一只遗落山,八只在鸣山。”这条汨水的支流,也不多不少诞生了9位共和国开国将军。汨水壮士为新中国诞生横刀立马,诗人梦想的安定出现了。

传说与现实,总有一天会神奇地相遇。因此,当我们怀揣梦想,中流击水,一定要记得去杜甫墓祠,到汨水中游感悟安定气象。

三

在汨水,我们都是顺流而下的“逆行者”。

当我走到沉潭村,汨水河岸的绿树从里,有“屈原殉国处”石碑一块。水流平缓,水面宽阔,两岸高山相对,植被丰富,冬暖夏凉。既如诗人早年在《天问》中吟诵“何所冬暖”“何所夏凉”,又如诗人在湖北秭归的家园。

从汨水顺流至伍市镇时丰一带,有世界认证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祭祀凭吊屈原而作的“九龙舞”。到汨罗时,两岸还留有屈子祠、骚坛、屈原墓群等遗迹。诗人的神位设在屈子祠的二进中堂,照面有“故楚三闾大夫屈原之神位”,黑底金字。

“千年古迹寻罗国,一片屈声下澄潭。”传说诗人死后,两岸的老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诗人,把饭团、鸡蛋、糯米等食物丢进江里。渔夫们划起船只,打起锣鼓,到水里去争相打捞诗人的身体。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沉渊”释义为屈原自沉的地方。在古代,“渊”与“潭”同义,历经千年演变,“沉潭”未必就不是太史公笔下记载的“沉渊”;沉潭山多林密,盛产粽子、糯米,能够满足当时老百姓的江祭。

老百姓把划龙舟、包粽子、包子盖章等祭祀活动都放到了端午节,成为端午文化,影响到了更多的国家。诗人因水而生,这世上恐怕再没有比江祭更为凄美的祭祀形式;诗人又向水而生,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中,也仅有这一个是为了纪念一个人。

“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屈,寒日下西原。”一位诗宗、一位诗圣、一位诗祖,在汨罗江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节节延伸、细细渗透。河流延伸的距离虽然只有253公里,但注入的却是战国与唐、宋诗人的千古华章。

那天,我在汨水的终点,看到了一位来自祖国台湾的诗人带领着一群人正在江边吟诵。

他说:蓝墨水的水上游是汨罗江。

这时,我想:只要江水流转,诗魂不散,索求精神与家国情怀就定会代有繁衍,诗咏咏传。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邓立佳

(一)

一山攻下头飞雪, 钢铁之躯还浴血, 欲此商场让后贤, 却言深入不停歇!

(二)

天生铁骨只为战, 斗急危难灭污染, 纵使伤痛浑不知, 赤心唯思克艰险。

(三)

生就铁肩挑重担, 千辛万苦不言难, 是图理想非图己, 要把余辉照净乾!

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五年有感
圭塘(三章)

诗新韵

端午

李亚雄

对你,这片黑厚的土地
爱,装满了一整条湘江
一如那江面的龙舟,锣鼓点
总那么齐整奔放,引乡民遥想
从捞刀河和湘江交汇的角湾
奔涌向北,向北
把满兜的麓山红叶
寄到蓝墨水的上游

我用一支饱蘸墨水的椽笔

泼墨,晕开
几只灰褐色的雏鸥
在参差的苻菜中和鸣
不止。在河之洲
高咏,一曲九歌
与江上清风携手,曳着月儿
溯源,找寻属于诗人的浪漫
壬寅四月十九日寅时中

粽子

谭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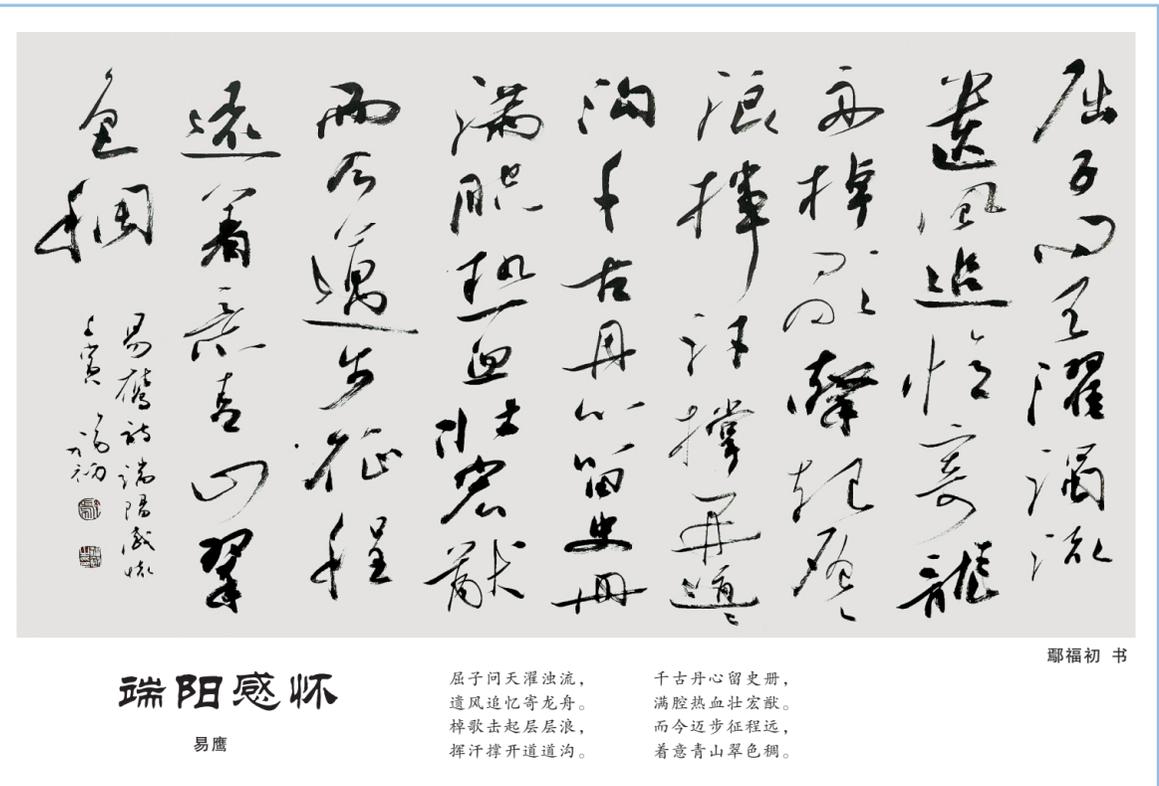
小小的粽子
包裹着一个民族二千多年的思念
包不下你一生的爱国情
剥开粽叶
能闻到《楚辞》《离骚》的芳香
点燃雄黄
会灼痛一个古老国度的肌肤

今天是赛龙舟的日子

赤膊上阵的乡亲
奋力地划动木桨
浪花击打鼓点
船工号子擒住蛟龙
亲人对着波涛喊你魂回家

装饰一新的龙舟

像一支疾飞的利箭
穿越历史的长河
停泊在右帝高阳下的岸边
萦绕在三闾大夫的梦里



端午感怀

易鹰

屈子问天濯浊流, 遗风追忆寄龙舟。
棹歌击起层层浪, 挥汗排开道道沟。

千古丹心留史册, 满腔热血壮宏猷。
而今迈步征程远, 着意青山翠色稠。

本草端阳

罗瑞花

端午节是乡村本草唱大戏的日子。

粽子是端午的主角,但这个主角并不能呼之即来,得花时间用心思慢慢攒聚。糯米当然是去年存下来的,今年的糯稻刚从秧田移栽到梯田里呢。箬竹不管长在菜园边,还是在山野,在一个村落里都是共有的,谁来谁摘。大家都想在端午这一天吃上粽子,而适合包粽子的箬叶,却是一天一地在风雨里慢慢舒展的。母亲总会早早摘一些箬叶,一叠叠扎好,放在草楼上风干着备用。扎粽子,有人用绸带,有人用麻绳,母亲只用粽叶,新鲜的粽叶太脆,又割手,母亲也会提前从菜园边的粽树上割了几片晾在屋梁上。

端午节前一天早晨,母亲把早已碾好的瓷白的糯米,浸泡在装满井水的陶盆里,从屋梁上取下柔软的粽叶,沿着粽叶的叶脉细细撕开,至叶柄三四寸处不断开,然后将粽叶柄固定在堂屋四方桌的一角,就成了扎粽子的绳子。然后把预存好的箬叶放在木盆里用井水浸湿,洗干净,把箬叶按大小长短分成两类,宽大的箬叶用来包牛角粽,短小的箬叶用来包狗头粽,牛角尖尖,狗头短短,棱角分明,生动可爱。母亲最擅长包牛角粽,常被有儿子刚定亲或新婚的人家请去包粽子,毛脚女婿送端午节,必须挑满满一担牛角粽,才显出敬重、体面。在自己家里,母亲喜欢包小巧的狗头粽,小孩子刚好能吃完一个,不会涨肚子,也不会浪费。母亲还喜欢在糯米里放些红豆、米豆、豌豆,有时还会加上红枣,这样煮出来的粽子粉粉甜甜,还好看。

箬叶、糯米、棕绳,在母亲的一双巧手间翻飞缠绕,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粽子就包好了。不

要多时,粽子沉甸甸垂挂在棕绳下,宛如丰年的果树。

母亲用稻草灰过滤的草碱水煮粽子,煮好的粽子,色泽金黄明丽,米饭融稠软糯,保鲜时间更长。煮好后,一摞一摞拿出来放在竹筛里晾凉,然后挂在屋梁的长竹钉上,端午节应节的早餐,送人的礼物就准备好了。

端午节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艾草。平时静静生长在屋前水沟边的艾草,在端午节的早晨,在母亲用镰刀割倒的一刹那,释放出异常浓郁的药香,村落的人闻着香,打着喷嚏来了。艾草艾草,平时是草,到了端午才叫艾,“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艾能温中散寒,行气开郁,辟邪避秽。母亲把湿漉漉的艾草,搬到阶檐上的杉木桌上晾着,随人拿取。早餐时,各人的头发上,各家的门楣窗口,都插上了艾叶,我家的艾草香了整个院落。

我家的艾草是一个瑶家婆婆送的。记得小时候,经常有一些缠黑布高帽穿绣花裙子的瑶家女子,来我们村落卖草药,她们走到哪家天黑了,就在哪家借宿。有一天傍晚,我们正围桌吃饭,一个满脸皱纹的瑶家婆婆,来到了我家门槛前,母亲忙放下碗走过去问她:“快进来吃口饭吧。”瑶家婆婆执意不上我们的餐桌,母

亲只好让她端了饭菜在灶膛边吃。晚上,瑶家婆婆给母亲疼痛的膝盖盖了艾,拔了火罐,早晨起来,母亲说膝盖好了很多,瑶家婆婆从包袱里拿出一些艾草的根给母亲,像唱歌一样拖着长腔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天上有太阳,地上有艾草……”母亲把瑶家婆婆给的艾草根种在屋前的水沟边,第二年,竟然长成了一大蓬艾草。后来再没有看到那个瑶家婆婆,只有那蓬艾草年年蓬勃在我家门前。

“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虎。蒲剑斩百邪,鬼魅人虎口。”除了艾草,村落的人还会去青溪边割一束菖蒲,挂在屋檐下。微风吹过,天地间一片药香,端午的气息更浓了。

端午阳气旺,万物至此皆盛。午后,母亲会提了竹篮出门,来到田间地头,见到什么扯什么,车前草、田边菊、红辣蓍、金银花、蒲公英、淡竹叶、鱼腥草,甚至白茅根、臭牡丹都扯进篮里。母亲常说,在乡间,伸手就是药,端午节更是药草一年里药性最强的一天。药草扯回来,用井水洗干净,放在锅里煎煮成汤,兑了井水给我们洗头洗澡,一年都不会生疖子长毒疮。

当山野的草木长得繁茂的时候,当青溪河的水汇聚得丰沛的时候,当龙舟的鼓点敲得人们怦然心动的时候,端午节,就来临了。

刘本楚

幼时跟着母亲穿越茂密而阴森
的连绵大山,爬过蜿蜒而崎岖的十里
高坡,再下山去,那便是流淌千古的
沅水。再沿河岸十里山道,又上一座
陡峭石头山,攀越着云雾缭绕的悬崖,
步履艰难地踏着古人凿出的石阶
栈道,一手扶着绝壁,一手牵着母亲,
一步一摇,提心吊胆地越过险境。

长长地一了口气,手麻脚软,全身乏力,如雾飘云空,如云浮江面,雾里云里坠落于澧水小河投入沅江怀抱的渡口。

踏上渡船一步,脚一软,就倒进了船舱,幸亏渡船老板眼明手快,一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免去了我头破血流之灾。

“哎呀!真的不得了啦,今天是屈老夫子显灵,保护了你母子平安下山,这样的险山绝壁,你们母子如何能走啊!”渡船老板长吁短叹。如今在我记忆的深处,仍珍藏着他那双惊忧的风霜老眼。

我心生疑虑:“屈老夫子是谁呀?”

“他就是当时我们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曾在江对面犁头嘴这个地方住过。”渡船爷爷告诉我。

“楚国是什么国呀!”我又问。

“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哎呀,以后去问你的老师吧。”渡船爷爷有点不耐烦了。

渡船划过了江面,停泊在犁头嘴上,澧浦县大江口就在眼前了。

带着对“楚国”和“屈原”的疑问,我曾几度,寻求了许多关于屈原的著作。仔细研读后,让我发现了一个时间点,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陷楚国的都城郢都,远在流放江南湘沅流域中的屈原极其哀伤,便写下了一首题为《哀郢》的诗,其中有“至今九年而不复”的句子。由此可见,他来到这僻远荒蛮之地已有九年之久了。“九年”也许是泛指很长的时间。但有史料记载,屈原是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就来到了汨罗江畔,离郢都沦陷恰好九年。这时屈原已53岁。他是渡长江,入湘水,至常德、辰溪、溆浦而去的。这一时间点让我认定了一个“证据的脉络”——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说过,“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郭沫若先生是研究屈原的权威,他细心地读到《离骚》中有“老冉冉其将至”的诗言,沫若先生说:“古人七十始称为老,屈原必须至少五十岁以上才能说得出口。”因此,他断定《离骚》是屈原流放湘沅时期的作品。

沿着这条“证据的脉络”探寻,《离骚》可能作于汨罗,那么我今天重读的《涉江》应该是诞生于溆浦县大江口镇的犁头嘴上。因为屈原在被流放后的漫漫长途,是先到溆浦而后去汨罗的。

从《涉江》的诗文中可以读到:“入溆浦余儵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可见,这段景物描写与犁头嘴两岸的山势、地理、气候环境的契合,也更表现了诗人独处深山的彷徨苦闷的心情。诗人是顷襄王二年(公元前297年)遭受子兰的谗言而后被流放到此,一路流离颠沛。这既是诗人笔尖流露的自然环境,也暗喻了当时楚国的政治腐败与黑暗。

再看“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济乎江湖。”“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这与《离骚》所言“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紧紧贴合。

有一个场景的确使我经久难忘。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陪着姨夫来到沅水河畔夜宿渔舟。夜阑人静月光清亮,我躺在船舱里,借着一盏光照微弱的油灯,细细地咀嚼着《涉江》。一股夜半的秋风带着月光的清凉灌进船舱,我突然感觉似乎听到了屈原大夫的叹息,仿佛还夹杂着他那心痛的抽泣,断断续续,约约隐隐。一股阴冷害怕之意涌上心头。我叫醒了姨夫,问,这里好像有人的哭声?

“傻孩子,这是风声和水声,哪有哭声呢!”后来我才醒悟,那是夜风卷动水浪,拍打着水中的舵叶和船帮,还有乌篷竹片在风中的掀动而发出的声响。这水声和风声拍打和摇荡着渔舟,使我的念想生发了一种缥缈的幻觉,正如我刚刚读到的“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哀吾生之无乐兮。”也正吻合着《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心绪和文思。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紧紧贴合。

屈原还告诉我们,他要毫不犹豫地遵守正道啊,当然难免终身处在黑暗之中——“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这又一次与《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有了深思熟虑和无所畏惧地坦然面对遭遇的心志契合。

他的理想,他的忧虑,他的悲愤,他的灵魂

的游走和心灵深处的表白,都在这旷野江上,俯仰空间,用思想和心灵铸就了震古烁今的绚丽诗篇,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注入了一笔闪光的精彩。

《涉江》对于文学艺术的贡献是不可轻看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但因口口相传,不断吟唱,才日渐完善,只能算集体创作。有学者考证,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诗歌由集体歌唱进入个人独唱的时代。屈原的《离骚》堪称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而《涉江》应该是这座高峰的基石。

沅水孕育了《涉江》,《涉江》壮美了沅水。沅水是《涉江》的诗歌,更是一条千古流芳的文学长河。

